



朱子文語纂編

五下

□ 13  
3203  
9



口 13  
號 3203  
卷 9

縱

昭和八年二月五日  
金子志郎氏贈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八

凡九十一條

壬午應詔封事日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  
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  
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  
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  
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  
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  
見于行事者惟此而已文集下同  
又曰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  
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  
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  
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贊

朱子文語纂編卷之八 治體

元經體以亮天工。于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于正矣。

庚子應詔封事曰。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于縣。縣總于州。州總于諸路。諸路總于臺省。臺省總于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

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輿。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于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于私瞽之鄙態。

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寔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于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雪耶。

戊申封事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

正之驗著于外者莫先于家人而次及于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于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于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又曰私之得名据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

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于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于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于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于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于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

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于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

又曰。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于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旣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寔擬天子之三省。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旣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寔。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

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衰雜進之害。至于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于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

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于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

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為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于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于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于其事而或不能自決于取舍之間故臣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于此而已。

又曰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于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

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于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寔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于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

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于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于此哉。

又曰綱紀不振于上。是以風俗頹弊于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于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



朱子文獻通考卷八十一  
言于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于上。風俗美于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一旦發于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

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于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于未萌。巡等早見用于明皇。又何至真爲伏節死義之舉哉。

又曰。臣聞曰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于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

又曰。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于周敦頤。寔得孔

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闇而復明。其功甚大。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蘊奧。姦人鄙夫。又以其言居必誠。敬動由禮義。有害于己之所爲。以故相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詆訕焉。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爲。而後適于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于此。此正閔馬父之所深憂也。今敦頤等所著之書。頗藏冊府。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默相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于此。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垂拱奏劄曰。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前日勸講之臣。限于程式。所以聞于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于淺近虛無之過也。

又曰。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

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一己之私也。今釋怨而講和。非屈已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

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于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

又曰。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

寔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延和奏劄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陛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寔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于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于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

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挫眩矜。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窳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于爲惡。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于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

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于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蓋其失萌于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于此偶未察也。

又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敕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竝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請于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于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

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于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耻。而或不免于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于歎息愁怨之聲。又曰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

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

經筵留身劄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寔。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寔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寔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寔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

與陳侍郎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寔易爲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寔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一以究其弊。而求

朱子文語纂編卷八  
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于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于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于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于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

又曰。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昔

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于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于此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于危亾而不悟也。

與陳丞相曰。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亾。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肖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荅張欽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

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于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于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與留丞相曰。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于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于亾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于自謀者。必將有以自益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



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之黨。而不憚也。如此。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竝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于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

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至如元祐。則其失在于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于腹心之間。卒以助成讐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于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竝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满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于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

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于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與劉共父曰。脩德之寔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于近利而昧于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怠息。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汗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

不如志。

又曰。內脩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寔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泄其機而固爲是不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寔必用機心。仗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聖人之門者。正在于此。

又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

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足。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寔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寔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于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于遠，足于少而不知其漏于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于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于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

功譽雖播于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于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于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

又與劉共父曰：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豕視庶位，甚矣其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邪。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于其朝，而讒諂面諛持

私教

御近侍

山歌

鞞

タス鞞不庭方

鞞

テケキナシム

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事親之道不至。其于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邪？當詬厲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邪？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悉也。至于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皇極辨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

送張仲隆序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寔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

先子文誥集卷八  
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爲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于父母之顏色不和。爲子者當左右承順。以祈悅適邪。當詬厲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己之忿邪。此閭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悉也。至于人主事天之道。何獨不然。

皇極辨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于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

送張仲隆序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濶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寔禍哉。蓋天下萬事本于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于天下。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

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君臣之際。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峻命不易。此處甚多。語類下同

因講禮讓爲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

得他應。東坡策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

如此。

敦教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寔。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

看道理不要玄妙。只

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于善。

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爲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豐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

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不以利爲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絜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是絜矩。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權鹽。便教人不得賣鹽。但事勢相迫。行之已久。人不爲怪。其寔理不如此。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爲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爲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刻地長久。

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爲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

問何謂行簡。曰所行處簡要。不恁煩碎。居上煩碎。則在下者如何奉承得。故曰臨下以簡。須是簡。

問以德行仁者王。曰且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于水火之中。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于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儻上無道揆。則下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

將不能用而去之矣。朝不信道。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及。自然依那箇行。不敢逾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他冒法以爲姦。便是不信度也。因歎曰。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况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凡見人說某人做得事好。做得事無病。這便是循理。若見人說某人做得有害。其中必有病。如今人所以苟且者。只爲見理不明。故苟且之心多。若是見得道理熟。自然有所分別。而不肯爲惡矣。

大人格君心之非。此謂精神意氣自有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



或曰設遇暗君將如何而格之曰孔子不能格魯哀孟子不能格齊宣諸葛孔明之于後主國事皆出于一己將出師先自排布宮中府中許多人後主雖能聽從然以資質之庸難以變化孔明雖親寫許多文字與之亦終不能格之凡此皆是雖有格君之理而終不可以致格君之效者也

一錄云間有不好君如何格曰其精神動作之間亦須有以格之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于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耻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

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愈愚也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于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

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吾，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先生舉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旣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舛逆。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外，表之君方

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爲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爲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

因言武王旣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旣順天下之心以誅紂，于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

苦于紂之暴而欲其亾。固人之心。及紂旣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本朝于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温公事。曰温公固是如此。至于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歛往焉。於士。旣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恣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爲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陞立制度者。于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畧爲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蓋其尊師傅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許。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爲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爲天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爲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于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于復中原。雪讐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况爲此說者。其寔只是懶計而已。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

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于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于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

頭理會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畧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于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旣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汎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疎。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于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吳英茂寔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旣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嚴寔檢察于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

今人爲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

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于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寔。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作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竿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耻。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說趙丞相欲放混補。歎息云。方今大倫恁地不成模樣。身爲宰相。合以何爲急。却要去理會這般事。如何恁地不識輕重。此皆是

衰亂之態。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將至。宰相說甚事。只看寔錄頭一版便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于細微之間。所以弊也。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

欽宗勤儉慈仁。出于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

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旣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于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閒隙。疑其以軍民脅已。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于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

耳。無許多閑言語也。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主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于虜。一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爲大臣謀國。一至于此。自今觀之。爲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己。有不能自己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寢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

被召。沿江而下。將至聞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  
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  
荆鄂間爲守。聞車駕還臨安。卽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  
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  
江面雖濶。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  
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爲宗社。下不爲生靈。中不爲  
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爲苟延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  
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  
當時措置。可驚可笑。

上卽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  
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黃  
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



朱子文集卷八  
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論之以物論。不惟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閩宰方叔珪永嘉人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于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為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伯云有人說

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饑寒所迫以

荀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如此。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卽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爲養兵之資。則虜首可梟矣。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

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爲一卷。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

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于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爲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人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好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